

# 亚瑟和两个世界的战争

[法] 吕克·贝松 著 蒋向艳 译

这是一堂课，  
一堂由一个双鱼座法国导演讲述的幻想课

# 亚瑟 arthur



接力出版社  
Publishing House

全国优秀出版社  
NATIONAL EXCELLEN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



# 亚瑟 arthur

YASE HE LIANG GE SHIJIE DE ZHANZHENG

## 亚瑟和两个世界的战争

[法] 吕克·贝松 著 蒋向艳 译



接力出版社  
Publishing House

桂图登字：20-2005-155

---

**French Original Title “ARTHUR ET LA GUERRE DES DEUX MONDES”**  
© 2005 EuropaCorp-Avalanche Productions-Apipoulai Prod  
© 2005 by INTERVISTA- All rights reserved  
**Published in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by JIELI PUBLISHING HOUSE**  
**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负责代理。**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亚瑟和两个世界的战争 / (法) 贝松著; 蒋向艳译. — 南宁: 接力出版社, 2005.12

(亚瑟)

ISBN 7-80732-186-5

I. 亚… II. ①贝…②蒋…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 
IV. I565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43392 号

---

责任编辑: 陈 邕

美术编辑: 郭树坤 责任校对: 张 莉

责任监印: 刘 签 版权联络: 孙利冰

出版人: 李元君

出版发行: 接力出版社

社址: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 9 号 邮编: 530022

电话: 0771-5863339 (发行部) 5866644 (总编室)

传真: 0771-5863291 (发行部) 5850435 (办公室)

E-mail: jielipub@public.nn.gx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---

印制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
印张: 8.25 字数: 160 千字

版次: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: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 001—10 000 册

定价: 16.80 元

---

**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**

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, 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, 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。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, 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。

质量服务承诺: 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: 0771-5864694 5863291

# 我向往这个世界

——“亚瑟”系列中文版前言

亚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男孩。他像您，也像我。他那小小的世界由父母操纵着，我们似乎完全可以想像得出他的生活。然而，十岁的孩子不懂得限制，十岁的孩子也不想受到限制。为什么树就不能哭泣？当雪花飘落时，她在倾听什么样的音乐？当潮水退去，又是谁在海的那一头牵引着潮水？

这些都是一个十岁小孩问自己的问题，他相信这些问题都存在一个答案。在他这里，逻辑还有个名字叫诗意，捉摸不定的只是那一扇扇被风吹得嘭嘭作响的门。

这就是我曾想再次沉浸其中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现在处于一根无限延长的线的中点；在这个世界里，大和小都变得不再重要。

在这个世界里，爱情、友情和真实是惟一的向导。

毫无疑问，我无限向往这个世界。

吕克·贝松

2005年7月，巴黎

# 目 录

## 我向往这个世界

——“亚瑟”系列中文版前言……吕克·贝松 (1)

- 第 一 章 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 二 章 秘诀就在两本书之间 …………… (12)
- 第 三 章 住满疯子的房子 …………… (23)
- 第 四 章 麦巴 - 摩哥特 …………… (39)
- 第 五 章 乘着水泡旅行 …………… (54)
- 第 六 章 恶魔的整形手术 …………… (67)
- 第 七 章 似曾相识的不速之客 …………… (80)
- 第 八 章 外婆家的一场飓风 …………… (91)
- 第 九 章 愚蠢是战士的品质 …………… (108)
- 第 十 章 捷足先登 …………… (120)
- 第十一章 紧急追踪 …………… (132)
- 第十二章 寻找蜂后 …………… (145)
- 第十三章 蜂窝里的骚乱 …………… (159)
- 第十四章 消防队长的英明决定 …………… (171)
- 第十五章 谁偷了阿尔芒的车? …………… (189)
- 第十六章 改邪归正的达果 …………… (203)

第十七章	“给他松绑!” .....	(217)
第十八章	最后一张王牌失效了 .....	(226)
第十九章	魔鬼就在广场中央 .....	(236)
第二十章	“祝你好胃口!” .....	(244)
<b>附录</b>	走进月光之门——吕克·贝松问答录 .....	(252)

# 第一章

## 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

太阳缓缓升高了，早晨的烟雾逐渐消散，就像一声声叹息，在空气中渐渐飘远。在环绕亚瑟家的这一片世外桃源里，大自然依然优美动人。一棵棵大树就像一根根柱子笔直挺立，一片片饱满的树叶油光发亮，一朵朵鲜花绚丽夺目。如果说这幅景象完美得无可挑剔，在声音方面却差远了：森林里听不到一丝声音，连千足虫爬行时发出的啾啾声都没有，甚至连王室的音乐教师——大名鼎鼎的夜莺，都保持着沉默。这只夜莺自从出生以来，每天总要在太阳升起之前引吭高歌一曲。

这如冰冻般寂静的原因，我们是知道的。该死的 M 就在附近，即便是多么微小的动物，都感觉到了这个可怕怪物发出

的阵阵汹涌骇浪。然而，在这死一般的寂静中，突然出现了一阵轻微的响动，听来像是有人踉踉跄跄的脚步声。是哪个冒失鬼，胆敢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出来走动？

只有一个双目失明、两耳失聪并且还得了重感冒的人，才可能对这种危险情况毫无察觉。是谁那么蠢，一边慢慢地拨开森林里的蕨类植物，一边向前走，脚下发出跟凶宅地板一样的嘎吱声？显然，这是一个“人”。在人类学上，他被更精确地归类为“迟钝的人”，更普遍地被称为“阿尔芒”。

“亚瑟——”爸爸一边用手拨开两株蕨类植物，一边低声叫道，就像在玩捉迷藏，“你可以出来了！爸爸没有生气！”

是的，阿尔芒没有生气。他只是特别着急，儿子昨天晚上失踪了！本来他好端端地在汽车后座上睡觉，后来，就像变魔术一般，亚瑟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小狗阿勒弗雷，他自己却消失不见了。没有人再见过他，外公阿尔西巴勒没见过，外婆玛格丽特也没见过。至于他妈妈，由于上次在沼泽地的历险，她那副眼镜的镜片上多了好几道刮痕，现在镜片一片模糊，即使亚瑟在她眼皮底下走过，她也会误以为是小狗阿勒弗雷呢。

“你赢了，亚瑟！现在你可以出来了！爸爸快不耐烦了！”他稍稍提高声音叫道。

不知是由于疲倦还是由于着急，阿尔芒开始失去耐心了。







这并没有使情况有所改变——森林里依然一片沉寂。

“如果你现在出来，你就能得到一整包软蛋白松糕！”他用一种诱人的语气说道，试图使他的条件更有吸引力，“你还可以把它全都吃完，一直吃到肚子疼为止！”

阿尔芒提出这个条件本来是想逗人笑的，然而森林里真的没有一个人想找乐子。不过对美食的喜好始终是动物普遍的一个弱点，某个动物似乎对此有反应了，因为两株大蕨类植物轻轻地晃动起来。爸爸的眼睛深处重新燃起了希望之光，脸上绽出了笑容。

“啊，是你的肚子在咕咕叫了！嘿，谁——要——一——大——包——软蛋白松糕呀？”他对亚瑟说，仿佛忘了儿子已经不再是个三岁小孩了。

看来，对肚子的呼唤起了作用：草丛晃动得更厉害了，他儿子似乎在向他走来。唯一令人有些不安的，是那沉重的脚步声，就像是一块石头，离得越来越近。

爸爸惊呆了。根据脚步声判断，这个人好像穿着一双五十二码的鞋子。的确，他觉得自己跟儿子分别已经很久了，也许儿子的脚的确长大了些，但绝对不可能大到得穿五十二码的鞋子！爸爸内心的不安又增添了一分。只要他那可爱的儿子没出什么事，也是为了避免出现糟糕的情况，他继续甜甜地喊道：



“这包软蛋白松糕是给谁吃的呀？”

他的话音刚落，两株蕨类植物猛地被分开了，出现了一个身高两米四的怪物。这个怪物不是别人，正是玛塔扎德。

“是给我吃的！”这位黑暗之王说道，证明一个人可以同时既无耻又贪吃。

阿尔芒什么也来不及考虑，肺部胀得鼓鼓的，准备发出最惊天动地的尖叫，但是恐惧卡住了他的喉咙，他拼命地喘着气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却发不出一丁点儿声音。他又试了一次，可是他呼出的气是那么微弱，连生日蛋糕上的蜡烛都吹灭了。

玛塔扎德向阿尔芒走近了一步，从上往下俯视着他。爸爸全身战栗，身边的树叶都被震得轻轻摇曳起来，发出簌簌的乐音，加上爸爸上下牙齿不断打架的声音，以及他那发不出来、却变成嘶哑的尖叫声，简直组成了一首桑巴舞曲。

玛塔扎德的耳朵对音乐很敏感，他一听到这场狂欢会的开场，便开始扭动身体。我们说到了玛塔扎德的耳朵，这只是一种表达方式，因为他身体的一部分已经分解了，他已不再有耳朵了。不过，既然他从来不听别人说话，这并没有对他构成太大的妨碍。

“嗯？软蛋白松糕呢？”这位大王急急地问。





阿尔芒鼓起所有的勇气，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我——我……就——就去……”

“吴九曲？她是谁？”玛塔扎德惊讶地问，他的耐心快到极点了。

“在……在……”阿尔芒浑身瘫软，嘟嘟囔囔地说。

“又来了个仔仔！那些软蛋白松糕是他的吗？”玛塔扎德问。

阿尔芒用力摇摇头，这使得他的牙齿颤抖得更厉害了。

“不，不是！软——软蛋……白松糕……在屋子里！我……就去拿！去拿！”阿尔芒结结巴巴，总算把话说完了。

玛塔扎德也总算听明白了些。

“嗯，好，快去吧！记住，耐心是我唯一有极限的东西！”

他向这个被恐惧笼罩着的可怜人挥了挥手，让他走了。阿尔芒拼命点头表示同意。有趣的是，当他说“是”的时候，他那上下打战的牙齿发出的声音与他说“不”时发出的声音正好相反。

不管怎样，阿尔芒像只兔子一样逃走了，直奔自己的“洞穴”。几秒钟之后，玛塔扎德禁不住冷笑起来。他没有想到，



人类竟这么容易对付。就是自己的那些赛依德士兵们，控制起来也要花比这更多的时间。在人类面前，他只需显出他那穷凶极恶的相貌，他们就缴械投降了。根本无须发出暗藏秘密的可怕吼声，也不需伸出他那老鹰般的钩子形指甲去威慑人。他只要一出现，不管什么人，都立即浑身瘫软，变成一只温驯的羔羊。

想到这里，玛塔扎德那张丑陋不堪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。只有十分熟悉玛塔扎德的人才能认出他这是在微笑。要是不认识的人看到他这副怪相，一定会把他叫做“萨姆”。

玛塔扎德扫视了一下四周。周围的这片森林显得空旷而寂静。事实上，森林并不空旷，因为在最微小的角落里，躲藏着几百只眼睛，在偷偷地观察着这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丑八怪。玛塔扎德虽然看不到这些眼睛，但他能感觉得到。一位大王很清楚自己长期被人们以各种方式观察着。这正是他的职责。他成为众目注视的焦点，所有注意力的中心，如同黑夜里指引迷路海员的一盏明灯。

这位大王想到这次“集合”，长时间地微笑着。每个人都在焦急地等待他的下一个动作，仿佛他的第一个动作已经预示了他的意图。

换成个外星人，情况是完全一样的。他是和平地来到我们





中间分享我们的快乐与不幸的呢，还是来征服我们、掠夺我们财富的呢？每颗心都为这个即将发出的动作悬着，这个动作将宣告到来的到底是战争还是和平，但不管怎样，都将打乱每个人的生活。

然而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玛塔扎德只是满足于静静地观察，静静地微笑，仿佛是想更好地享受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。应该说，对一个像玛塔扎德这样的恶人来说，让人等待是最高程度的折磨。几十只啮齿动物的牙齿开始打战，几百只小鸟的嘴巴开始发抖，千足虫们的膝盖也开始发软。

突然，玛塔扎德深深地吸了口气，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在令人难熬地停顿了几秒钟之后，大王最后终于发出了一声：

“……噗！”

尽管这一声噗十分微弱，却震动了整座森林。所有动物向各个方向逃窜，整座森林变成了一个乱糟糟的场所。鸟儿们被震得晕了过去，千足虫们爬到树上，松鼠和兔子争着想钻进同一个小洞穴，却在洞门口撞了个正着。一句话，这声“噗”引起了普遍的恐慌。玛塔扎德仿佛刚刚开了一门大炮，效果没有比这更好的了。然后他发出一阵一阵、断断续续的大笑。一阵阵强有力的笑声一次又一次越过森林，撼动了周围的山丘，让



所有人为之发抖，犹如受到了一阵寒风的袭击。

这一阵阵强有力的笑声，就像哪里发生了塌方，把阿尔西巴勒吵醒了。外公正在客厅中心的扶手椅上打盹呢。他昨天晚上没睡觉——得知自己的外孙在花园里消失了，他怎么能睡得着呢？

阿尔西巴勒把所有关于迷你墨人世界的书都从阁楼里搬了出来，从昨天晚上八点开始看。玛格丽特不时地给他送来咖啡，直到凌晨两点整。老太太筋疲力尽，在房间里躺下了。阿尔西巴勒继续熬夜看书，他横着看竖着也看，把书都翻遍了，希望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，但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。直到近凌晨五点，他才开始打盹。他真的累极了，马上陷入深深的梦乡。显然，任何事和人人都不能将他吵醒，除了玛塔扎德那残暴的笑声。人人都知道，玛塔扎德的狞笑能将死人吵醒，尽管他的强项不如说是使人永远沉睡，永不再醒来。

阿尔西巴勒惊得跳了起来，像只松鼠一般，绕着扶手椅转了三圈，才意识到自己在客厅中间。他的精神恢复了一点儿，微微眯起眼睛，想要判断出这非人的声音是从哪儿传出来的。顺便说一句，人们常常会眯起眼睛，以帮助倾听。注意到这一点可真有意思，眼睛和耳朵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，两者相辅





相成。当人们竖起耳朵时，也会不自觉地眯起眼睛。

这会是什么声音呢？阿尔西巴勒竖起耳朵，问自己——但他刚竖起耳朵倾听，就发现，即使是一头正被宰杀的猪的嗥叫，也要比这个声音悦耳。这个声音更寒气逼人、更可怕，也更刺耳，同时还很有力，甚至把墙上的一个相框震得翻倒在地，摔碎了。在相框的玻璃碎片下，压着一张合家欢。外公小心翼翼地这张发黄的相片捡了起来。照片上，亚瑟和外公、外婆正幸福地冲着镜头微笑。那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，他们三个人团聚在一起，享受着阳光和幸福时光，仿佛所有的乌云都与他们的星球绝缘。无论什么样的不幸，都会在这幸福和快乐生活面前黯然失色。但不幸是有耐心的，并且还找到了一位盟友——这位盟友常常在人生的恶作剧中支持不幸，使不幸萦绕不去。这位盟友就是时间。是的，时间总是啃噬幸福，并细细玩弄不幸。时间让亲人分离，使照片发黄，在人们的脸上刻下痕迹。

一滴泪水涌出了阿尔西巴勒的眼眶，顺着他的脸颊缓缓流下。他多么想让时光倒流，回到照片上的那段岁月啊！那时，幸福布满了房子的每一个角落！然而，时间就像一幕随风飘走的图景，你再也无法将它追回。

阿尔西巴勒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小心地将照片放到五斗橱



里。那阵狞笑声已经消失了，但现在他却听到从门外院子里铺着的砾石上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。一种的的确确十分古怪的声音，是由各种声音混合在一起的：不能分辨是狗的喘气声，还是一种爆胎汽车的声音，或者是排空暖气管的声音，要不就是一条排空爆胎汽车散热器的狗的声音。

阿尔西巴勒把心一横，打开了大门。他看见阿尔芒正穿过花园向他走来，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。他像条狗一样地喘着粗气，像暖气片一样发着热气，像一辆只有三个轮胎的汽车一样蹒跚走路。阿尔西巴勒并没有猜错。

阿尔芒甚至没有力气走进房间，便一屁股坐在阳台上放着的第一只板凳上。阿尔西巴勒立即担心起来。的确，看到自己可怜的女婿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他知道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你碰到什么魔鬼了，我勇敢的阿尔芒？”外公大着胆子把手放到他肩上，问道。

可怜的阿尔芒点了点头，仿佛是对阿尔西巴勒的话表示同意，而他只不过是问了一个问题。

“是……是这样！”阿尔芒说，还在为他所看到的可怕景象剧烈颤抖。

“是，是这样……是什么啊？”外公一个字一个字地问，







好像在跟一个不会说法语的孩子讲话。

“……是魔鬼……我看见了魔鬼！”阿尔芒说道。他的脸抽搐着，眼珠子直往上翻。

阿尔西巴勒不需要听更多的解释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他知道只有一样事物符合这种描述：玛塔扎德。

外公叹了口气，也坐到板凳上。这两个坏消息一下子把这位老人击倒了。第一个坏消息是该死的 M 肯定就在他们中间，他来这儿可绝不是为了来购物这么简单。第二个坏消息是关于亚瑟，这是由第一个坏消息引起的。如果玛塔扎德已经使用了艄公的月光隧道，那么小亚瑟就只有两毫米高，被困在迷你墨人的世界里出不来了。

阿尔西巴勒浑身打了个寒战。这不是夏天那可爱的微风引起的，而是一个如黑夜般冰冷的念头导致的。这个念头，他挥之不去；这道难题，他无法解答——怎么去救亚瑟？

